

QING SHANG

马加 主编

QING SH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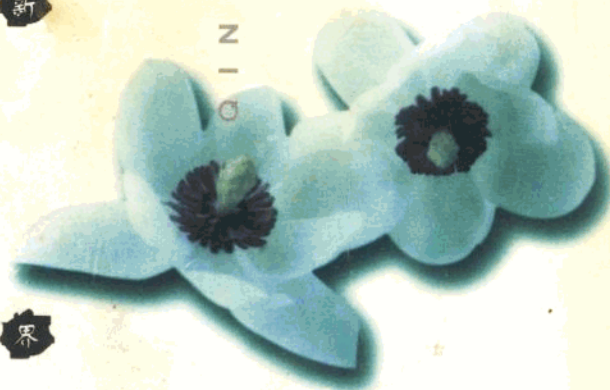
新

境

界

文

丛



情 殇

胡景春 著

沈阳出版社

情

殇

胡景春 著

沈阳出版社



新境界文丛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情殇 / 胡景春著.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0.12

(新境界文丛 / 马 加主编)

ISBN 7-5441-1415-5

I. 情… II. 胡…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8606 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

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 / 32 字数: 170 千字 印张: 7 插页: 4
印数: 1-1000 册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封面设计: 张 辉

责任校对: 金 祥
版式设计: 张建荣

定价 (全 15 册): 230.00 元 本册定价 19.00 元

一九四八年隆冬，土地改革结束后的辽东山区张甸镇。

张甸是历史悠久的古老集镇。地势平坦，四面环山，“八峰聚会，六水朝宗”。天宝山横亘镇东，太子河从西侧蜿蜒而过，地形地貌及气候风物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公路四通八达，是辽东边陲几县交通的枢纽和集市贸易的中心。因地处咽喉要塞，自晚清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伪满时期，日本人在这里占据了大片土地，建立了“开拓团”，搞经济掠夺，以补给军需。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民主联军进驻这里。可是国民党的五十二军、新六军、二零七师、三十三师及保安团等多次进犯，形成了敌我“军事拉锯”的局面。直到一九四七年春，古镇才得到彻底解放。

张甸解放不久，周边各村便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但镇区内由于工农杂居，人口较多，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干什么的都有，出身情况复杂，再加上枝枝蔓蔓的宗族关系，土改运动迟迟没有开展起来。市里就派了“帮翻”工作队，帮助发动群众，成立了农民会，组成了先锋队，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整整搞了近一年时间，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翻身后的农民，正在喜气洋洋地迎接新春佳节。

区政府就设在这个镇里。除了这个镇以外，还有周围的八个村都归区政府管辖。在新的一年里到来之前，区政府正在召开年终工作总结大会。镇、村及区属机关单位的领导干部陆续来到了区政府会议室。会议室里生着用砖砌的火墙，大柴燃烧发出阵阵悦耳的爆裂声，屋里暖烘烘的。大家见面以后互相问候，谈笑风生，气氛十分活跃。

会议由赵副区长主持，李区长首先讲话。

李区长个头不高，中等身材，穿着一身黑色棉服，头戴中山帽，身上挎着“盒子枪”。他站起来，走到讲台前，给大家打了个举手礼，笑容可掬地说：“同志们，新年和春节即将到来。首先，我代表区人民政府，给各村、镇及各单位、各部门的领导同志拜个早年！”

大家一阵热烈鼓掌。

李区长对一年来全区各项工作做了全面总结和综合分析，并对新的一年如何巩固土改胜利成果，发展生产，做好支前及各项工作做了安排部署。最后他说：“新年春节就要到了，这是农民翻身后的第一个年节，一定要搞得热热闹闹，让群众过得高高兴兴。区政府号召各村、镇及机关单位和学校都要办秧歌，演节目，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辽东军区第三军分区宣传队就驻在我们区里，大家可以请他们给出出点子，进行辅导。通过出演文娱节目，把翻身农民的喜悦心情表现出来。区政府还决定，正月初五搞一次秧歌和文娱节目汇演。

大家又是一阵热烈的鼓掌。

会议最后是区刘政委讲话。

刘政委是个大个子，穿一身褪旧的黄军装，腰带上还别着“撸子”。他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给大家拜年以后，又鼓励大家要发扬在土改运动中那种革命激情，在生产支前工作中，争取做出更大的成绩，为夺取全国解放做出贡献。

在热烈的掌声中，会议结束了。

2

区政府年终工作总结会议以后，各村、镇和单位都在落实这次会议精神。张甸镇小学校王校长正在主持全校教职员工会会议，研究演出文娱节目问题。

该镇小学是全区最大的一所学校，师生员工共有一千多人。

两年来，由于敌我“军事拉锯”，学校被迫停课，学生都呆在家里。直到四八年夏季土地改革结束，老师们才逐户家访，动员学生复学。本来农村孩子上学就晚，再加上耽误二年，高年级学生年龄有的竟达十八、九岁，到了弱冠之年。有的男学生已经结婚，在家务农了。经过这次学校动员，绝大多数学生又回校读书。学校就重新编班，安排任课教师，直到秋季才正式开学上课。

王校长传达了区政府会议精神以后，提出除组成一个人数较多的秧歌队以外，还要演出几个文娱节目。具体工作由两名音乐教师负责安排。

两名音乐教师一名姓杨，任高年级音乐课，是男的。另一位姓谢，任低年级音乐课，是女的。听了校长的部署以后，杨老师说：“关于组织秧歌队问题，由于学校过去从未组织学生扭过秧歌，也不知道谁会扭，谁扭的好，我看可以利用星期六下午活动时间，把四年级以上的学生集中起来，在操场上全部参加扭大秧歌。一方面是活跃一下学校气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这次活动进行一次选拔，组成一百人的秧歌队。选拔出来的秧歌队员，利用星期天和每天放学后的时间排练。关于其他节目，等会后我和谢老师商量确定后再向领导汇报。”

会上大家讨论了一阵子，同意杨老师的意见。

星期六下午，学校操场沸腾起来了。低年级学生都坐在四周观看，高年级学生排队站在中央。锣鼓敲响以后，有的学生踏着鼓点就扭起来了，有的学生扭扭捏捏地站着不动。四十多名教师就在场内一边鼓动一边选拔，足足选拔了一个多小时，选拔出一百二十多人。星期天上午，通过排练又淘汰了二十多人，最后只剩下一百人。

关于文娱节目，最后确定演出一个表演唱，节目名字叫《六出戏》，是歌颂毛主席、共产党，庆祝翻身解放的内容。还有一个节目是秧歌剧《兄妹开荒》，这是三分区宣传队帮助研究安排

的，并由他们来进行辅导。剧的内容是反映陕甘宁边区一家兄妹二人响应政府号召，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争当劳动模范的故事。《六出戏》演员需要三十人，由秧歌队队员中选拔兼演。领唱的是一男一女，男的名字叫白玉泉，女的名字叫魏凤娴。《兄妹开荒》中的兄妹二人确定由庄庆洪和曲惠云扮演。

3

庄庆洪今年十九岁了。父亲是个憨厚老实的农民，母亲主持家务，还有个十六岁的妹妹叫庄凤芝，也在学校读书。解放前，由于家境困难，庄庆洪十二岁才上学读书，但他学习刻苦，成绩较好。可是没等毕业，学校停课，他只好在家帮助父亲种地干活。土改中，他家分得了草房三间，平地九亩，一头耕牛，还分了一些浮产。这次学校开学，尽管家里种地缺少人手，但父母还是决定让他上学读书。他身体健壮，脸廓方正，浓眉大眼，英俊洒脱，而且歌唱得好。曲惠云是庄庆洪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今年十八岁。她是学校女学生中唱歌的“尖子”，而且形貌秀气，身材匀称，特别是她那清秀靓丽的脸上，长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澄澈、明丽，像一泓清灵之水。说话时，脸颊还不时地现出两颗笑靥。虽然她的衣服褴褛，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还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但仍不影响她青春少女的风姿。

杨老师把他俩找到了办公室，把学校的决定对他俩说了，问他俩是否同意，还有什么困难。庄庆洪表示服从学校安排。曲惠云听了杨老师的话后，开始怔了一下，然后啜嚅着说：“我需要回家征求一下我爸的意见。”

杨老师看曲惠云为难的样子，便说：“这样吧，今天下午放学后，我和你们班主任周老师到你家和你爸说一下。”

杨老师只任曲惠云班的音乐课，知道她的家境困难，在校读书从没见她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今天学校决定让她演节目，

她又觉得为难，可能还有些难言之隐。但是《兄妹开荒》是学校重点节目，曲惠云又是最合适的人选，要想方设法做好家长的工作。他找到了周老师。周老师说：“这个女孩子品学兼优，但家庭条件不好。在她五岁的时候，父亲得了肺病，因没钱医治而故去。母亲带着她，还有一个三岁的弟弟，支撑不了门户，改嫁给了镇东头刘皮铺的刘皮匠。刘皮匠自己还有一个女儿，比曲惠云小两岁，一家五口人生活还可以。皮铺的活计主要是缝制靽鞢。这二年生意凋敝，春夏活计较少，只是秋冬季节活计较多，既要缝靽鞢，还要趁农村杀年猪时收购猪皮，有时活忙不过来，还雇两三个帮工。曲惠云是他家最大的孩子，放学后要帮助干活，所以她自己不敢答应。”

杨老师说：“曲惠云自己回家商量这件事可能有难处，下班后你和我到她家进行一次家访，做一下她继父的工作，人选问题不能更改了。”

学校放学以后，杨老师和周老师到了镇东头的刘皮铺。皮铺门前挂着幌子，是两串精巧的小靽鞢。两位老师敲门进屋，屋里黑黢黢的。有三个人正在干活，一个戴着老花镜在缝制靽鞢，他就是曲惠云的继父刘皮匠。一个在木案子上剪裁皮子，一个用木制的纺绳工具在打绳。曲惠云正在捋线麻。墙上满挂着熟好的皮张，屋子里一角放着一堆靽鞢楦子和几双缝好的靽鞢。满屋子都是一股难闻的皮硝味。

曲惠云见两位老师为了她的事亲自登门，显得有点矜持，忙向父亲作介绍。刘皮铺平时来的人多是农民，不是定做或买靽鞢的，就是卖皮子的。今天两位老师到了皮铺，刘皮匠急忙摘下花镜，放下手里的活计，把两位老师让到里屋。里屋是南北大炕，曲惠云用抹布抹了抹炕沿，让老师坐下。周老师对刘皮匠说：“今天我和杨老师到你这来，是为了惠云的事。”

刘皮匠听了不觉一怔。惠云从五岁随她妈到他家，除了秋天周老师到家来动员她上学以外，已有十几年了，还没有人为

了她的事找过他，今天两位老师找到了他的小铺子里来，究竟出了什么事？

周老师说：“眼看快过年了，区政府决定今年春节期间要搞文娱活动，庆祝土改胜利，让广大群众高高兴兴地过个翻身年。学校要出演几个文娱节目，你家惠云唱得好，想让她出个节目，每天放学后和星期天都要到学校排练。知道你家活计多，惠云又是你家最大的孩子，所以今天杨老师和我特意来和你商量这件事，希望你能够答应。”

刘皮匠沉思了一会儿。他想，眼前活计多，花钱雇人干活，而惠云虽然念书，但早早晚晚和星期假日在家当帮手，能顶个“半拉子”，而且马上就要放寒假了，怎么能让她放着活不干，去演什么节目呢。可又一想，惠云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如不让去又怕别人说闲话。再说，两位老师亲自到我家来商量这件事，也算看得起我这个臭皮匠了，最后还是同意了。

周老师看了看曲惠云，又对刘皮匠说：“还有一件事，眼看快过年了，你应该给惠云做套新衣服。她这么大的姑娘，穿的破破烂烂，怎么去演出呢？在众人面前不是丢你的脸吗！”

刘皮匠为难地说：“唉，你是不知道，这二年由于打仗，农业收成不好，皮铺的生意也不景气。我一个人养活五口人，又到年关，哪都用钱，手头挺紧。”

周老师笑着说：“这二年打仗，你的生意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有句话，叫‘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过年了，谁不得做套新衣服。”

刘皮匠笑了笑，说：“老师说得对，我给做，我给做。”

4

学校的文娱节目排练有半个月了，秧歌队和表演唱由于人数较多，都在操场排练，《兄妹开荒》是在教室里排练。有的学

生放学后家庭妇女到校来看排练。过去扭秧歌和唱戏都是男的，女角也是男扮女装。现在不但扭秧歌有男有女，而演戏也有女的，都感到很新奇，不少人趴在玻璃窗外观看。

庄庆洪和曲惠云是同年级同学，可因为不是一个班级，虽然在学校经常见面，但从没说过话。他对她过去也有些了解，在初小读书时，每学期期末考试后，全校二十多个班级，都把成绩榜张贴在学校的大门洞两侧，每个学生上学放学路过门洞都能看到，曲惠云总是排在班级的第一名。可是她的穿着打扮却不及其他同学。那时庄庆洪虽然没有接触过她，但她有一种羡慕和怜悯之感。通过排演节目，两个人才有了接触。

有一天，区里通知学校，说区、镇主管宣传、民政的干事和助理在星期六下午来检查节目。学校立即通知参加演节目的同学做好准备。要求学生服装要整齐一些，尽量穿上新衣服，女同学要穿花衣服。

杨老师把庄庆洪和曲惠云领到了办公室，对他俩说：“《兄妹开荒》这个剧反映的是春夏季节的事，按剧情要求应该穿夏装。但是现在正值冬季，穿夏装太冷，你们最好穿上卫生衣，外面套上夏装。如果没有卫生衣，也要在棉衣外面套上夏装。关于服装颜色深浅，三分区宣传队的同志把一九四三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演出的剧照拿来了供我们参考。”说着杨老师就拉开抽屉，拿出了一张不知从哪本书上剪下的插页，画面上是哥哥扛着镢头，妹妹挑着担子，后面挤满了观众的演出场面的剧照。照片虽然有些模糊不清，但演员的服饰深浅和表演的神态却都能看得清楚。杨老师说：“你们的服装就参照照片上的颜色，头上都要系白毛巾。还有两件道具，庄庆洪要一把开荒用的镢头，曲惠云要一副送饭的担子，你们回去要抓紧准备。”

一天下午放学的时候，庄庆洪在校门口等着曲惠云，等她出来，他便亲昵地喊道：“惠云！”

曲惠云听他直呼其名，语中好似蕴涵着亲切，立即双颊绯

红，羞赧地问：“有事么？”

“你的服装准备好了没有？”

曲惠云低着头站在那里缄口不言，神色有些黯然。

庄庆洪说：“把夏天穿的衣服洗一洗，套在外面就可以。”

曲惠云赧然地说：“我——”，她欲言又止，羞于启齿。

“你也没借一借？”

“我——”曲惠云细眉紧蹙，她感到有些窘迫而尴尬。庄庆洪顿生怜惜之情。

“走吧！到我家，我看凤芝和你身材差不多，让她给你找一找。”

曲惠云每天放学就回家帮父母干活，从不到别人家串门。现在庄庆洪让她到他家去借衣服，他觉得有点寒碜，很难为情，她站在那里不动。

庄庆洪说：“明天就要检查节目了，今天不准备好怎么行，走吧！”

曲惠云还是在迟疑。

“走吧，今天我家只有我妈和凤芝在家，我爹今晚到我二叔家吃血肠去了。我妈听说我和你演一个节目以后，说有机会要见见你，我妹妹凤芝在学校和你经常见面，她还来看过咱俩排练节目，你去了她们都会欢迎你。”

曲惠云无奈，只好跟庄庆洪去了。他俩一前一后地走着，通过大街，走过一个幽深而宁静的小巷，到了庄庆洪家。

庄庆洪家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小院，三间草房一头开门，窗户分上下两扇，上扇窗棂子中间是用木条制成的“盘长”，下扇镶着玻璃。房山墙外用青砖砌的烟筒上升腾起缕缕炊烟。他俩走进屋里，庄庆洪妈系着围裙挽着袖子正在做晚饭，庄凤芝在给妈帮厨。看见曲惠云进屋，庄凤芝高兴地说：“惠云姐姐来啦。”

庄庆洪对妈妈说：“这就是和我演一个节目的曲惠云。”

老太太忙放下手中的厨具，脸上满含着慈祥的微笑说：“快进屋暖和暖和。”她又对女儿说，“凤芝呀，快扒点灶坑的火炭，让你惠云姐姐烤烤。”

庄凤芝扒了一锹红莹莹的火炭，倒进用黄泥做的火盆里，然后又把火盆捧到炕上。

庆洪妈说：“这几天太冷，姑娘我看你穿的挺单薄，快上炕烤一烤。你和庆洪、凤芝唠嗑，大娘做饭，今晚你就在这儿吃吧。”

曲惠云感到有些局促，忙说：“不了，我每天放学就回家帮助爸爸干活儿，这几天在学校排练节目，回去的较晚。我到这来老人也不知道，不回家吃饭，家里会着急的。”

庄庆洪说：“妈，她要回去就让她早点回去吧。明天下午区、镇领导来检查节目的事我已和你说了，衣服你都给我找出来了。可惠云没有合身的衣服，看凤芝有没有适合她穿的借给她穿用一下。”

曲惠云坐在炕沿上低头不语，把两只手放在火盆上烤着，眼睛望着火盆里时明时暗的火炭。

庆洪妈听了以后，打量了一下曲惠云的身材，然后说：“凤芝比她能矮一点，她的衣服她穿了可能要短。土改分浮财时，咱家分了几件衣服，凤芝穿有点长，我看这闺女穿长短肥瘦差不多，我把它找出来穿穿试试。”说着老太太就脱鞋上炕，打开了炕琴柜门翻了起来。找到了一件黑湖绉斜开襟上衣和一件浅蓝色阴丹士林布裤子。曲惠云穿上试了一下，上衣可以，下衣显得略长一点。庆洪妈说：“嫌长可以把裤脚剪去一点，不碍事。”

庄庆洪说：“让我妈今晚给改一下，明天上学时我给带去。”

曲惠云说：“不用啦，我自己回去把裤脚往里窝一点，用线签上就行啦。”

庆洪妈说：“那也好，你按照自己的身材比量好，自己改一下。”

曲惠云说：“那我就走啦。”

庄家三口人一直把她送到大门外。望着曲惠云那窈窕的背影，庄庆洪不禁怦然心动，产生了莫以名状的感觉。

星期六下午，学校各年级学生都拉到了操场，按班级排好队围成一个长方形。区、镇的有关领导来了四五个，还有三分区宣传队的郭同志，他是亲自辅导《兄妹开荒》节目的。他们由校长陪同坐在学生队伍的前面。还有些群众来看热闹的，站在学生队伍的后面。

演出开始，先扭大秧歌。过去的秧歌都是各个角色踏着鼓点扭逗。而这次学生都是走着同一的步法，虽然不像以前那样活跃，但是大家觉得新颖。《六出戏》是演出队伍的前面，有一个人举着有六个画面的大型灯笼，上面画着六方面内容的彩画。演出人员按男女各排成一队，每队各有一人按灯笼上画面的内容领唱，然后大家一边齐唱一边表演。最吸引人的还是《兄妹开荒》。庄庆洪和曲惠云的表演，把哥哥憨厚朴实，妹妹天真活泼爽直的性格基本都体现出来了。整个演出领导都非常满意。

演出结束后，学生都解散回到各班教室，演员们留下就地开了个会。王校长说：“今天区、镇领导来检查节目，大家演出总的来说很好，存在的问题是表情上还欠功夫。现在离春节还有半个月时间，大后天就放寒假。扭秧歌的和演《六出戏》的同学就停止排练了。正月初四再到学校最后练一次，准备初五演出。演《兄妹开荒》的庄庆洪和曲惠云，在假期中由杨老师领你们继续排练，三分区宣传队的郭同志还要继续给你们辅导。

5

春节快到了，农村到处都洋溢着一派喜庆的景象。

二年来，由于敌我交战，互相“拉锯”，庄稼收成不好，再加上人心惶惶，过年也冷冷清清。四八年春节，虽然是解放后

的第一个春节，因为正在搞土地改革，有的人对土改政策不托底，所以都是关在自己家里过节。土改后，贫苦农家分得了土地、房屋及牲畜，群众迸发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无限感激之情，家家户户都喜气洋洋地准备过年。只有被斗的地主家冷冷清清。

农村过春节，有着浓郁的“年味”。一进腊月门，便开始杀年猪，吃白肉血肠。从腊月二十三辞灶节开始便算过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才告结束。有的哩哩啦啦地过出正月，到了二月二“龙抬头”，“领龙”^①和吃完猪头才算彻底结束，前前后后过了一个多月。

辞灶节，俗称“小年”。“小年来到，糖果祭灶”。这一天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农家都在这一天撒黏糕。入夜时，在房门内摆上桌子，供一碗高粱（马料），一碗凉水（饮马用），把供奉的“一家之主”灶王爷画像揭下来，用大块糖在灶王爷嘴上抹一抹，意思是嘴甜一点，上天才能甜言蜜语，多说好话。然后把画像和用秫秸编做的马一齐烧掉。边烧边祷告：“灶王爷本姓张，骑着马跨着筐，到天庭见玉皇，说好话保平安。”

灶王爷上天要呆六天。可能是因为人间户数太多，要一一向玉皇大帝汇报，直到除夕这天，才把从街市上“请”来的灶王爷画像贴在烟炆火燎的灶房里，还配上一副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灶王爷就在灶房里默默地呆上三百六十来天。

过了辞灶节，家家忙着磨荞麦，做豆腐，生豆芽儿，包黏饽饽，烙牛舌头饼，蒸碗坨。男人便忙着打年纸，办年货。除夕这天，人人都穿上了新衣服，平时穿靧鞋的老爷们儿和小伙子也都换上了棉鞋。家家扫院子，担满了水缸。供奉祖先的人家要把彩印的宗谱图挂上，贴上祭祀列祖列宗的对联。宗谱图上方的横木杆上贴上彩纸套刻的大型挂旗儿，祖宗神位案前摆上香碗、香筒和蜡台等供器。房门上要贴上寿星老。板门上要贴上门神，左为茶神，右为郁垒，画像丑怪凶恶。也有的贴着唐代的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的画像，披甲持械，以镇邪恶。房门

^①农历二月初二清晨，农户用草木灰在门前划圈和道。

边的檐下要贴上天地爷画像。无儿无女的人家，还有供奉张仙的。张仙的画图上张弓射犬，对联写着：“打出天狗去，引进贵子来”。屋里屋外的门上以及仓房、猪圈、牛棚、鸡窝等分别贴上了春联。屋里柱子上、墙上，窗户上以及磨盘、碾砣、水缸等分别贴上了“春条”、“抬头见喜”和“福”字，房门前还要贴上“出门见喜”。

除夕下午，家家都早早地吃起了“年夜饭”。年夜饭做好后要先盛出五碗为供饭，和供馒头、酒、菜一起摆到祖宗供桌上，然后家人们才能开始吃。

饭后，大人们便剁馅子、包饺子，有的人家还往饺子里包硬币，说谁吃到了预示一年好运。女孩子们便玩起了抓嘎啦嗒，男孩子们在院子里放鞭炮。

除夕之夜子时，家家院内或门前都放上了桌子，摆上供品，点燃蜡烛，焚香烧纸，燃放鞭炮，奠酒叩头，并根据新请的灶王爷画像下方的农历上所指的财神方位“接神”，然后大人孩子一起“猜元宝”^①。夜饭之后，成年的男人们到附近的亲属和街坊邻居家作揖打拱或施礼拜年。大年初一早饭，都要先燃放鞭炮，然后吃饺子。

由于刚刚解放，虽然宣传破除封建迷信，可是春节还是沿用着多年形成的风俗去过。

庄庆洪阖家四口人团团圆圆地过年，尽享天伦之乐。除夕吃完夜饭后，庆洪二叔便过来拜年。庄家供奉着祖先，供桌前的香碗里燃着香，一丝丝青烟袅袅上升。两支又粗又红的蜡烛上印着金字，烛光不停地跳跃着。宗谱两边的对联是“祖德宗功千载泽，子承孙继万年春”，横批是“本支百世”。二叔先给祖先磕头，然后就给哥哥嫂子拜年。

大年初一吃过早饭，庆洪爹去铡草栏子里搂了一箩筐草添到牛槽子里，又舀了一瓢泡好的豆饼料倒进去，一边用拌料的棍子搅拌，一边对老牛说：“你也累了一年了，过年了，多吃点

^①吃饺子。

儿草料。”然后他又拿挂在牛棚里似锯齿形的铁梳子，在老牛身上梳刮着，老牛被刮得感到一阵舒痒。

初一初二，庄庆洪到班主任和杨老师家拜年，又去了几个同学家看看。不知怎的，他想去看看曲惠云。自从她俩在一起排练节目后，与她接触多了，心里就悄然萌生了一股说不清的情愫，她的身影总是萦绕在他的脑海里。十几天不见，他隐约产生了思念之感。

正月初三吃过早饭，他对父母说：“后天就要演出了，我去曲惠云家，看看还有什么要准备的。”说完就兴致冲冲地去了。

沿街各单位和家家户户的大门和房门上都贴着鲜红的春联。春联的内容和往年大不一样，过去多是写些福寿吉祥之类的祝愿之词。而今年的春联都赋予了新的内容，像“翻身感谢共产党，吃水不忘打井人”，“生活美满托毛主席福，翻身解放谢共产党恩”。区政府的大幅春联更引人注目。

上联是：

解放地区翻身解放

下联是：

人民政府服务人民

横批也别具一格，用了五个字：

为人民服务

苍劲雄浑的金色大字闪闪发光。红对金字，白雪蓝天，相映成辉，鲜艳夺目。

到了曲惠云家，她家正在吃早饭，曲惠云向爸妈做了介绍。她家也供奉着祖先，宗谱两边的对联是：“香烟篆就平安字，烛彩结成福寿花”，横批是“俎豆千秋”。庄庆洪想在宗谱前叩头，曲惠云爸说：“不用，不用，也不是本家，又不是亲属，别磕了。”庄庆洪便给二位老人拜年问好。二位老人急忙让座，并让上桌吃饭。惠云妈说：“今天早饭我们馏的黏糕，扒的肘子，下的水汤锅，你和你大叔喝几盅。”

庄庆洪说：“我已经吃过了。”

曲惠云给庄庆洪拿来糖果、花生、毛嗑，倒了一碗烩米水，他们继续吃饭。

饭后，曲惠云爸去隔壁王家床子和掌柜的下棋去了，她妹妹和弟弟也出去玩了，屋里只剩下曲惠云母女和庄庆洪。惠云妈说：“惠云和我说了，你们一家人真好，惠云演出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是从你们家借的。这不，她爸寻思她要演出，又加上过年了，给她做了一套新衣服。人饰衣，马饰鞍，我们惠云长的不丑，就是穿的不行，你看穿上新衣服，是不是俏皮多了。”

曲惠云满脸绯红，羞涩地说：“妈，你说什么！”

曲惠云生来仙姿映貌，幽闲窈窕，今天穿上一套新做的黑棉衣，上衣是女式斜开襟扣钮祥的棉袄，下衣是制服裤子，显得容光焕发，风姿秀逸，特别是她那双黑亮的眸子如一潭秋水，说起话来，皓齿微露，双颊现出两颗甜甜的笑靥，有一种超群脱俗的清纯美，比以前更加娉婷，楚楚动人。庄庆洪眼睛里漾满了对她的怜爱。他暗自憧憬着，有朝一日能赢得她的爱情。

曲惠云妈有些伤感地说：“惠云这些年跟我没少吃苦。她从小死了爹，十几岁就帮你刘大叔干活，这几年书不知是怎么念下来的。去年秋学校又开学，老师到家里来商量，让她上学念书，惠云说不念了，你刘大叔不管。我想，再有一年就毕业了，多识几个字总比睁眼瞎强，所以又上学了，今年就毕业了，她年龄也大了，自己找个人家过日子，我也算净心了。”

曲惠云急着说：“妈，你老唠叨什么，庄庆洪是来找我有事。”

庄庆洪说：“大婶，后天是正月初五，全区搞文娱会演，今天我是来找惠云商量一下演出的事。”

曲惠云说：“我长这么大，从没在人多的场合讲过话，我有